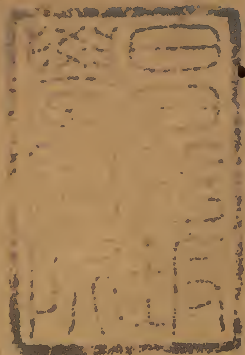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六百二十四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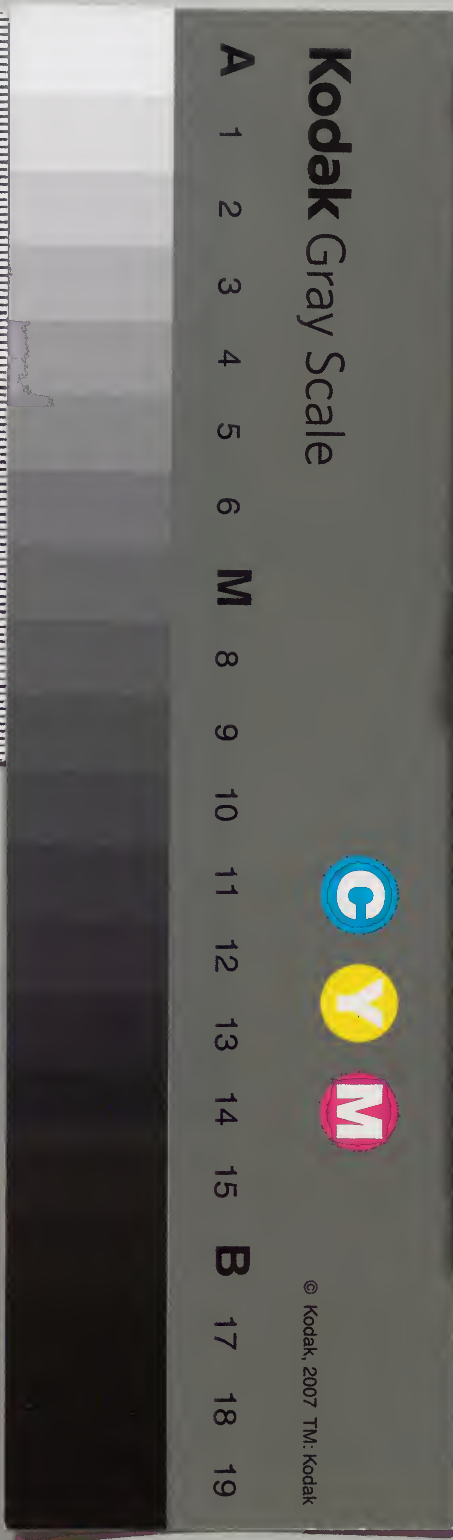
百八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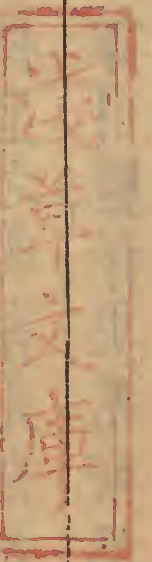
三〇〇	五三四五	漢書門
冊架函號類		

三六五	五三四五	漢書
函架	冊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188)	
函號	365	6



淮南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智識

夫智者不惑識以知微故能施于有政克集其事其
有處慶賴之地領監署之職竭志奉上思所禪益自
非機用周敏策略宏達才出世表言為國經者曷嘗
著名稱于厥任哉至乃決獄上議本乎忠恪參考條

制臻夫倫要全物力以省費論軍志而獨見深明茲
隙曲揣敵意戒乎輕舉洞于未萌亦有鑒通人倫玄
合上旨幹局餘力兼濟于下莫不究天人之奧曠詳
事物之軌制練達國體曉暢時義以至諮詢訪對引
喻精詣渙然冰釋昭若發蒙沃于主心為衆所服者
悉可徵矣

漢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理
尚書春秋補廷尉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
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繇有司也奏
事有善則讓曰監椽史某所為也亭者平也均也

召信臣竟寧中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

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又

宮館兵弩什噐減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

覆以屋廡

廡周室也茹人庶切廡音舞

晝夜難蘊火侍溫氣乃生

難古然字蘊小蓄也溫於云切

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

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

萬

朱博為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
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椽史謂曰廷尉本起于武
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

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

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穎妙切

三尺律

令事出其中

言可以人

情知之 椽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

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

之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

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

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椽史并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

中音行仲切

官屬成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後漢牟融為大司農是時明帝方勤萬機公卿數朝

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

廷皆服其能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

袁安為太僕元和三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

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

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

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

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

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

不宜負信于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

安誠便司徒桓虞既議從公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

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晉為

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

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

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繇衆定閭閻衍衍得禮之容寢
默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術履帝
竟從安議

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訪對融輒爲議主引
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魏司馬芝爲大司農每上官有所召問嘗先見椽史
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荅塞之狀皆如所度

王肅爲光祿勳時有三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以爲
吉祥肅辨之曰魚生於淵而亢于屋鱗介之物失其
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遷太常時母丘儉文欽反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曰
安王寧國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
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
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
在內州但憑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分之勢
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

辛毗爲衛尉時蜀相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
追之爲流矢所中死明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
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
毘心以爲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翳主意而示外

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一日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毘言帝曰陳公可謂善變矣

崔林爲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自遠至棄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問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

前世待遇諸豐約故事使其有常

吳潘濬爲太常文帝時驃騎將軍步騭屯漚之口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爲害加勝有名勢在所矜不可聽也從之

晉鄭袞仕魏爲光祿勳領宗正母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袞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袞袞自興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袞共載曰計將何先袞曰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勳建幽州志望無限又矜勇

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
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
蔡謨成帝時爲太常彭城王綰上言樂賢堂有先帝
生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
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
多才多藝聊因暇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
承聞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
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
也人臣觀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
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

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
移鎮石城爲戒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
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疆盛皆屈而避
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疆於
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
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
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不能與之爭文王
身阨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
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繇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
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日

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足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攻之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

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惡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汚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按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日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雒陽關中皆舉兵

擊季龍今此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疆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虜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惡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水地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曰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

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往說征西旣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已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敵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王彪之爲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

中大脩噐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

南齊胡諧之爲衛尉領中庶子諧之有誠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諧之言中庸棕以此稱服

梁傅岐爲太僕司農卿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

曰高祖旣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切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乃遣使景果有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後魏崔浩爲祭酒泰常元年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沂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曰外朝公卿咸曰兩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劉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假

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明元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未久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若今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予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

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久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明元遂從群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超石所敗師入多傷明元聞之恨不用浩計明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汴王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裕可不戰而克書奏帝善之會浩

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明元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明元曰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若平姚而還必纂其主其勢然矣秦地戎夷渾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

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化于三秦之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衆守之必資于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而守也明元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弭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請待之不晚明元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

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
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
操也明元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闕懸象何
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
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
名明元曰屈沔何如浩曰屈沔家國夷滅一身孤寄
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隣報仇雪耻乃結念蠕蠕
背德于姚興獫豸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
所滅耳明元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甌水
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甘

也始光中爲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群臣皆以爲難
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
亡及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
并集不可失也太武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
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及大武復討昌次其城下收
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
來揚沙昏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來我向彼
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
日浩叱之曰是何言與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
易前征方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大武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時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大武皆不聽唯浩讚成策畧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使張淵徐辨說大武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剋不利于上又群臣共讚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大武意未夫乃召浩令與淵等辨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日蝕脩刑夫王之用兵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

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己來月行奄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

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
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
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
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
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大夫居列滿朝
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
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逐非難制也
往數入國民吏震驚盡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
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辨通解數術明決成

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
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而赫連昌在坐淵
等自以無失言慙赧而不能對太武大悅謂公卿曰
吾意決矣亡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
難之復令群臣保太后前評議太武謂浩曰此等意
猶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旣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
賊侵南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
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
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已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息我息其

勢然矣破孺孺往還人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
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
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
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
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
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羝水之凍知天
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
也且孺孺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
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出
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

牡馬護群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
則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
可失也惟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
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寇謙之謂浩
曰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勝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
無疑但恐諸將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
舉耳今軍入其境孺孺先不設脩民畜布野驚怖四
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
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
車殺孺孺種類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太武

汾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虜深入有伏兵
勸太武停止不追天師以浩前言固勸大武窮討不
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乃焚燒穹廬科車自
載將數百人入南山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
統領相去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
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太武深
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

范紹爲羽林監時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勅
詔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滬陽
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

具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已向
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
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良久曰實如卿之所
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

北齊楊裴初仕魏爲廷尉少卿時東郡太守陸士佩
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卽壑以爲公家苑囿遺裴
書曰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爲匠者裴荅書拒曰當今
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太極
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續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息誠
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務異故也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聘羽獵之辭雖係以隤墻填塹亂以收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度也

後周裴漢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彥等咸敬異之隋樊叔畧開皇後爲司農卿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者叔畧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

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亦禮遇之叔畧雖爲司農往往叅督九卿事

李文博爲直秘書內省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

唐令狐德棻永徽初爲太常少卿高宗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於中華殿論議帝問曰何者爲王道何者爲霸道又孰爲先後德棻對曰王道在德霸道在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伯術漢則雜而行之魏晉已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帝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德棻對曰古

者爲政清其心簡其事以此爲本當今天下無虞年
穀豐稔薄賦歛少征役此乃合於王道爲政之要莫
過於此帝曰政道莫尚於無爲又問曰禹湯何以興
桀紂何以亡德荼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二主惑於妹喜妲己誅戮諫
者造炮烙之刑以是而亡帝甚悅各賜以繒帛
段秀實建中初爲司農卿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
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
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幹弱
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

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
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夫其爪牙則犬彘馬
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異禪萬一其後涇原兵
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回竟
沒於賊其明畧義烈如此

薛珪貞元初爲司農卿時詔天下舉可任刺史縣令
者殆百人有詔令與群官詢考珪乃延問人間疾苦
及胥吏得失取其有惻隱通達事理者條舉十纔一
二宰相將以詞策校之珪曰求良吏不可兼責以文
學宜以聖君愛人之本爲心執政卒無以難之皆叙

進官頗多稱職

蔣又為祕書監在朝三十年前後每有大政大議宰
臣不能裁決者必召以諮訪又徵引典故以參時事
多合其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卿監部

邪佞 貪冒 廢黜

邪佞

易著閑邪之言傳垂遠佞之戒况夫職象河海任重
股肱固宜悉其聰明好是正益若乃阿諛靡媿巧令
是圖蒐慝庸回廢忠毀信行嬖以希於上指獻昧以

册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百二十四

悅於邇臣增宮禁之素規亂禮樂之舊物用速官謗
或煩刑書於戲先王所以難任人者其以是夫

漢張湯武帝時為廷尉意帝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
即帝意所釋予監吏輕平者

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放依也音甫往切而

善候司觀望天子意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擠墜也音濟帝所

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見顯也

後漢馮石為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

晉石崇為衛尉與潘岳譖事賈謐與之親善號曰二

十四友為廣城君賈后之母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其卑佞如此

宋王遠為光祿勳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

俗能蔽風露

後魏王遇為將作大匠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

尊權重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後因公事司空長史

于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須

財用自應關旨何阿諛附勢損公惠私遇既不寧詳

亦慙謝

李世哲為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

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蕭表充爲太史令時高祖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
官屬充見帝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
子當廢帝然之煬帝卽位之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
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脩德熒惑
退舍百寮畢賀帝太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
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
以是取媚於帝累遷秘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懼
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
上表陳嘉瑞以媚於帝曰臣聞皇天輔德福謙七政
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鴻圖而馭黔首提萬善

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
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曆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
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
謹按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右異上天
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云八月二十八日夜大
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殼如隳墻其二八
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
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
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斗魁向東北流依占
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爲福德頻行京師二

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巳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撞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漠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雒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摠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克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愈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

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並誅裴蘊爲太嘗少卿初高祖不好殼妓遣牛弘定樂非正殼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煬帝時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嘗是後異技淫殼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迺相傳教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宇文愷爲將作大匠揣煬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

唐竇誕為大理卿誕閑習法令高祖武德中附從隱太子為之廼改文案太宗深責其短竇誕為將作大匠脩營雒陽宮時太宗務存節儉誕乃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聞之大怒遽令毀之又坐是免紀處訥神龍中為大府卿遣太史令傳孝忠奏曰有攝提至帝座王者與賢人相接大臣納忠時處訥奏事宗賞焉楊元卿為光祿少卿憲宗元和末淮西平元卿初聞得蔡州請見帝曰淮西甚有寶貨及犀帶臣知往取

必得帝曰朕本討賊為人除害今賊平人安則我求得矣寶貨犀帶非所求也命勿言

貪昂

卿監之選古惟難才等威既崇職業斯重乃有昧操脩之旨缺清白之行階藉恩寵因緣事任受財以逞欲治產以專利或侈汰以自任或牒訴而無耻以至犯縉紳之議罹簡書之刑詩所謂貪人敗類者其是之謂矣

漢田延年宣帝時為大司農坐盜都內錢三千萬自

殺事具邦計貪汚門

丙顯元帝時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賊千餘萬免官奪邑四百戶
 魏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每祭與吏爭肉自取百斤猶以為少
 宋顏師伯為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遊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穀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
 後魏邢遜為大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

祖瑩為祕書監以賊罰是務

隋字文化及自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及卽位拜太子少卿益恃舊恩貪昂尤甚

唐宇文穎隋末為司農少卿性貪鄙賍賄狼籍右司郎中盧楚將奏劾之穎懼與從父弟儒童等同奔於

李密

顏師古太宗貞觀中為祕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為警校師古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紛然稱其納賄繇是出為柳州刺史將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識學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為

清論所許今者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從任使不
恐遐棄宜深加誠厲也於是復以為秘書少監
紀處訥中宗時為大府卿神龍中處訥私鑄錢奏京
中許用惡錢大長姦偽于今弊之
李逢年肅宗時為司農卿貪昂贖貨上元元年九月
勅宜除名長流嶺南瀼州百姓終身勿齒
鄭泌代宗時為司農卿大曆二年六月流于業州坐
賊也
韋洸憲宗時仕為光祿卿士元和五年十二月坐贓
免官仍削銀青階

裴通穆宗時為少府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通
前為弔祭廻鶻使賣一子官與之印坐王榮兄憬偽
稱外甥取錢一千貫奏授嘗州叅軍詔以通自絕域
而還不之罪其王憬亦依前授官
張武均穆宗時為將作監長慶四年十二月百姓董
大和於有銀臺鐵耳稱供光陵材木武均不給價直
出為洋州刺史稱疾不謝為憲司所糾再黜循州司
馬明年閏七月御史書奏武均前任將作監日鬻優
勞贓近九千貫合當司收管從之
後唐柳膺明宗時為鴻臚卿將齊朗文書兩件賣與

同姓人柳居則其婢母論訴狀罪大理寺斷罪當大辟緣遇恩赦令與減死奪見任官罰銅終身不齒
晉李諧少帝時為少府監開運二年坐昂請逃死人衣糧入已貶坊州司戶

楊延壽少帝時為太僕少卿襲鄴國公開運三年奉命於人州檢苗受賊二百餘疋准科當絞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貫其死除名配威州終身勿齒

廢黜

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則知佩玉之列象河之任歷古為重選取其才至有

罔慎厥位畔官離次享祀違失管構過差馳道不脩

橋梁斯乏以至陵園被盜公田賂貴或議論而不克

或請託而必行至於廢黜以警曠慢者也

漢孔臧為太嘗武帝元朔三年坐衣冠道橋壞不得

渡免 游衣冠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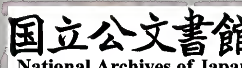
張當居為太嘗元朔五年坐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

免為城旦

周平為太嘗武帝元狩三年坐不繕園陵免

鄭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 僦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

客於司農載運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李信成為太嘗元狩五年坐縱丞相侵神道為頽目

劉受楚元王孫為宗正元狩五年坐聽請不具宗室耐為

司冠受為宗正人有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

樂賁為太嘗元狩六年坐雍犧牲不如令免雍古扶風縣也

五時在志

任越人為太嘗武帝元鼎二年坐廟酒酸論

周仲居為太嘗元鼎三年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朝也

蕭壽成為太嘗武帝元封元年坐犧牲瘦不如令論

免

韓延年為太嘗元封二年坐流外國使人月入粟贖

論

杜恬為太嘗元封三年坐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

擅繇闌出入關免擇可以為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

杜相為太嘗元封四年坐擅繇太樂令論擅役使人也

韓延壽為太嘗元封六年坐行太行令事留外國書

一月乏與入穀贖免為城旦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關之

張昌為太嘗太初二年坐乏祠免詞事府聞也

趙弟為太嘗太初二年坐鞫獄死而免為城旦鞫者以其

丹元記 廢黜 卷之六 百二十五

辭矣 罪也

石德為太嘗太初三年坐廟牲瘦入穀贖論又坐失法罔上詞不如令免為城旦

靳右對為太嘗太初四年坐行幸離宮道橋苦惡故

太僕敬叢繫以謁問赦免

一云石封為太常坐為謁問因故太僕敬叢亂尊卑

免

魏不害為太嘗昭帝始元五年坐孝文廟風廢瓦免

江德為太嘗昭帝元鳳中坐廟廊夜飲失火免

蘇昌為太嘗宣帝本始初坐籍霍山書泄秘書免

秘

善借 霍山

宋疇為少府宣帝地節二年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

京師不足美貶為泗州太守

任官為太嘗地節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

溫順為少府成帝建始三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獄

論

劉順為宗正成帝河平四年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平常成帝時為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

白言昌陵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

遂就

成也

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

封長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

丹元記 卿監部 卷之六 百二十五

十

册卷之六十一 廢黜 卷之六十一 五

不正左遷鉅鹿太守 前議謂罷昌陵

蕭田為大鴻臚平帝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

由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免官

後漢梁松為太僕數為秘書請託郡縣永平二年發

覺免官

徐喬永平中為車府令車駕出信陽侯陰託于車騎

突鹵薄喬就車收奴送獄詔書譴喬自繫不出吳良

上書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無人臣禮大不敬喬執

法守正而主獄臣恐陛下政化繇是隳矣於是詔出

喬左遷郎丘長帝出獄二季坐獄思皇于道

晉張華為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鄭默為太常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

士祭酒曹志等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

鄧攸為太常時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

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

南齊虞棕為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

坐免

北齊杜弼為衛尉卿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

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事既上聞文宣發

怒遂徙弼臨海鎮

册卷之六十一 卿監部 卷之六十一 五 十一

唐闡立德為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維陽遣立德行可清暑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汝州西山前臨汝水旁通廣成澤以置宮焉役一百九十萬雜費稱是及此暑熱又多毒虺太宗大怒立德竟坐免

立德初為將作

少匠副高士廉營獻陵拜將作大匠尋攝司宮奉昭陵坐怠慢免

常機為司農卿兼統將作少府三百高宗上元中始造宿羽高山等宮又移維水中橋營上陽宮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之陂池臺榭皆在深宮重城之內不欲外人見之恐傷百姓之心也機之所作列榭脩廊在於煙堞之外萬方朝謁無不覩之此豈致

君堯舜之意哉機聞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職輔弼之臣則思獻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詔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故也仁傑竟求索機過失奏劾之遂坐免官

趙宗儒敬宗時以簡較左僕射兼太嘗卿太嘗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儒怯不任事除太子少師

衛中行為國子祭酒寶曆元年中行擅用當司新賜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二十五

錢一百八十五貫為分察使所劾中行稱是假借劾罰兩月俸料

梁李翼為光祿卿太祖乾化元年七月坐進廟胙色敗有詔罰兩月俸

仇殷為司天監開平四年十月己巳夜月有蒼白暈

鍾與胃昂在環中絡奎畢天舩卷舌殷又不時奏罰兩月俸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環衛部

總序

夫環衛之設上法天象故太一所居十二星環之謂之審臣焉黃帝之時以兵師為營衛即其事也周官官伯掌受以八次八舍之職以衛王宮春秋楚稽王以藩崇掌環列之尹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衛尉

冊府元龜 環衛部 卷之六百二十五

掌官殿屯兵漢初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又有將
軍北宮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次
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皆典京師兵衛又有光祿勳卿
郎秦郎中令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
門戶又有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中
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又有虎賁中郎將主虎
賁宿衛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中節從虎賁皆掌
宿衛侍從又有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羽林郎無負
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
郡良家補本武帝以更馬從遊獵還宿殿階巖下官

中故號巖郎又有尉尉卿郎秦衛尉掌官殿衛士中官徼

循事諸門部各陳兵夾道以示威武交戟遮妄出入南宮衛士令掌南宮衛

士北宮衛士左右都侯主劔戟士徼循宮中官掖門

每門有司馬南宮門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官門倉

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門司馬主

北門北官朱爵司馬主東掖門東明司馬主東明朔

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並屬衛尉魏武為漢丞相置中領

軍與護軍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置武衛將軍以主

禁旅又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晉武

帝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武帝初有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祜統



工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卽領軍之任也
 又以領護二爲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
 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侯
 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侯尋復爲領軍又有護
 軍將永昌元年省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
 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
 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
 中領軍軍中護軍又有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
 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軍中郎又有衛
 尉統武庫公事衛士光祿勳舊名其職則別矣後不復居禁中又無三署卽唯外官
朝會則名列焉爾後雖取漢代舊名其職則別矣衛尉自秦以後所掌並同至隋唯掌軍器儀衛帳幕以

監門衛掌官門屯兵馬唐因其制歷代廢置使改事迹並載卿監總序

宋因晉制亦有

六軍之號以領軍將軍一人掌外軍南齊以二衛四

軍前後左右五校卽漢之驍騎游擊稍射強弩殿中員

外殿中武衛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

將冗從僕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梁以領軍

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又置驍騎將軍領朱衣

直閣並給儀從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

軒則昇殿俠侍陳承梁皆脩其制官其左右驍騎將

軍每大事常令俠侍左右謂驃騎車騎武衛爲三將

軍末年有八柱國大將軍騎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

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
 軍分掌禁旅當瓜牙禦侮之寄又增置中右衛將軍
 又有二部內幢將又有京畿大都督北齊制官多循
 後魏其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又以左右將軍分
 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
 後周禁衛之職大底同於後魏也隋高祖受命置左
 右武衛左右衛左右武侯左右領左右監門左右領
 軍等府分司統職焉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
 侍並煩勳武三衛煬帝改三衛
 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也 唐制十六衛及左右
 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等將軍並掌禁衛也

又加置親

又有神策等又寶初以臨洮城西二百里餘地為神
 策軍命成如瑋為洮陽太守兼神策軍使及安祿山
 之亂如瑋使其將衛伯玉領其軍赴難與觀軍容使
 魚朝恩同保陝州時西邊土地已沒遂詔伯玉所領
 軍號神策軍以伯玉為使復加號神策軍節度使面
 統于魚朝恩後遂歸于禁中焉至德宗朝分神策為
 左右廂令內官竇文場王希遷分知兩廂兵馬貞元
 二年詔策左右廂改為左右神策軍又有殿前左右
 射生軍又改為神威軍十四年詔左右軍特為親近
 宜置統軍元和三年罷左右神威軍乃別為一軍號

曰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士分屬左右神策梁置左右天威左右龍虎左右天威左右羽林左右英武左右神武等六軍其將師咸有統軍之號以衛宸極焉五代有判六軍諸衛事又有內外蕃漢總管之名又有六軍諸衛副使及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點檢殿前都指揮使之職諸將又有彰聖寧衛拱辰威和興順護衛龍捷虎捷等之名其諸衛將軍雖位號或存而職事多廢今之所述但繫舉其環衛職名而已其歷代負數品秩及廢置改更之自並見於將帥序焉原夫環衛之設蓋所以由

嚴武備翊衛宸居為王之爪牙乃國之柱石名器之重莫斯為比此乃副類能之選著幹蠱之譽勤勞以奉上嚴毅以居位以至矜莊祇畏始終無玷者於是乎褒寵之典行焉其或邪僻任已慘毒臨下寘之嚴憲固宜也凡九門著之於篇

選任

舉職

寵異

選任

環衛之列統制之權益董蘭錡之重兵以肅勾陳之嚴傲選任所至委用非輕務在智勇兼資親信可任付以緹錡為爪牙所以魏祖譬予玉以命賢光武美

執金之爲職至於是也可不務哉
漢辛慶忌明畧威重任國柱石拜執金吾
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爲右將軍
後漢朱暉爲東平王屬始取陰就璧與玉以朝明帝
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
魏徐奕爲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
俊左遷太祖嘆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平桓
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
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爲之折

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

許褚從天子戰大敗馬超等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
號自此始也

吳樓玄爲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萬
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孫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
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爲官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
晉毛安之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
政委以爪牙及登祚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
羊琇武帝時爲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機密寵
遇甚厚

宋趙伯符文帝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
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
南齊蕭坦之爲鎮軍將軍東昏卽位與右僕射江祐
並詔更直殿省總監衛

後魏奚斤機敏有識度道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
統兵後以斤爲侍郎親近左右從破慕容寶於參合
皇始如初從征中原以爲征東長史拜越騎較尉典
宿衛禁旅

于洛拔大武帝時爲侍御中散車駕征討嘗在侍衛
擢領監御曹事

後周尉遲綱魏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
有異謀言頗有漏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
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摠宿衛事
隋薛世雄性廉謹文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
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
我欲舉者薛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
槩有古人之風於是拜右翊衛將軍

來護兒煬帝初拜右驍衛大將軍帝甚重之
李子雄爲民部尚書從幸江都煬帝以仗衛不整顧
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真武

侯才也尋專右武侯大將軍

唐李粲高祖時爲左監門大將軍初高祖問粲年幾對曰八十高祖曰公清幹之譽聞於隋日今年齒雖邁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兼如何粲以年老辭讓高祖曰藉公處分爾豈欲煩公筋力耶於是詔曰非自殿庭皆乘馬論者榮之

薛萬均隋未歸國授上柱國永安郡公太宗平劉闢聞其名引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恩顧甚至武士獲武德中檢校并鉞將軍多有獻納勅令將家口入官檢校右廂衛仍知官餼留守光祿給養

李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衛曰朕以卿佩大橫刀在三噐要識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張守潔爲隴右道按察使秦州都督玄宗開元十年以爲右監門衛將軍又以江南道按察使宣州刺史霍廷玉爲右驍騎將軍山道按察使梁州都督裴觀爲左右衛將軍定州刺史高豫兼判左右衛將軍坊州刺史常琳兼判右武衛將軍帝將北巡大展六軍

之容故歷選岳牧之良者分掌戎校

李晟代宗大歷中為左金吾大將軍涇原四鎮都知

兵馬使時節度使馬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於亂

兵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帝知之留

宿衛

後唐張虔釗遼州人也初為大原牙校以武勇聞於

流輩武皇莊宗之世累補左右突騎軍使明宗素聞

虔釗有將師才及即位擢為護駕親軍都指揮使領

春秋刺史

舉職

夫勾陳之署蓋取諸垂象環列之尹是掌於禁兵若

乃職在徼巡勤乎夙夜雖式道之是任亦忠誠之為

允故警衛之任良在於是臣扞擻之規具存乎甲令

禦侮之士其可易哉

後漢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小蓋障風雨躬

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官甚見

親信

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事隆奉法自守矣

楊仁為衛士令明帝永平末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

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

耿秉爲執金吾甚見親重章帝每巡郡國及幸官觀秉常領禁兵宿衛

晉陳騶爲將軍武帝每出入騶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大康末武帝嘗出射雉騶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闇乃還漏已盡當合函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騶合之騶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騶閉解甚爲武帝所任

劉彪字仲雅爲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徹屋得出諸寶器

劉超爲射聲校尉明帝末穆后臨朝時軍校無兵義

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

宋褚淵爲中軍將軍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

梁蕭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姪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日夜中警遑寔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遣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嘗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蕭景爲領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以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

臧盾爲散騎常侍兼領軍大同二年遷中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瞻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嚴至是盾復繼之

後魏周畿明元初爲殿中侍御史掌宿衛禁兵斷決稱職遷左民尚書

來大千爲殿中給事大武踐祚與襄城公盧曾元等七人俱爲常侍侍仗侍衛晝夜不離左右

隋崔彭爲驃騎常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闈二十餘年每當尚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高祖甚嘉

每謂彭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唐尉遲敬德武德中以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太宗誅建成元吉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弓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乃安

龐玉爲領軍武侯二衛大將軍玉少長戎旅雅習軍法尤熟侍衛供奉之儀武德將軍以下多不閑故事高祖患之皆令取則於玉後爲監門大將軍太宗以

其耆舊嘗令典兵於東宮王雖年老而精勤不息毫
纖之務無不躬親

趙道興太宗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閉宿衛
號爲稱職

段志玄爲左驍衛大將軍文德皇后之葬也志玄與
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宿於章武門太宗夜使宦官
三至將軍處士及開營內使者志玄閉門不納曰軍
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勅志玄曰夜中不便真
僞因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歎曰此真將軍也周亞
夫何以加焉

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及晉王爲皇太子兼領太子
右衛率儀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官明爲親
信大亮每當宿直必通宵假寐太宗嘗勞之曰至公
宿直我便通夜安卧

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反德
宗自出苑便門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
帝令建爲後殿

李觀爲右龍武大將軍建中四年涇師判官時爲帝
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官訓練諸將戍
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鞞鼓城

內因之增氣帝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及駕出奉天與令狐建李昇常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勞駕還京師詔總後軍禁旅陳君賞為金吾將軍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中使劉行深白八土操巡邊迴走馬自金光門入從者訛言有兵京城不逞之徒皆戎服潛備弓刀引首北望異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自內聯命閉門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日縱使有賊閉門不難請徐觀之至于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君賞之禦侮幾將亂

寵異

夫任環衛之職摠貔貅之衆若非本之以忠信輔之以恭慎文武兼資夷險一致則何以近日月之光茂皇王之寵若乃乘之名馬服以御劍從遊幸則督茲非騎遇按獵則統彼六衛或嘉其義舉或善其應對以至過墓則祠以中牢發哀而為之慟哭次之編簡咸足觀焉

漢衛綰以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

無它餘志念也

孝景為

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

文帝末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景帝立歲餘不

孰何綰

孰誰也何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指問耳

綰日以謹力

自勉方為謹慎日日

甚益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

得參乘乎言何以得參乘縮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

罪中郎將不知也帝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

來何也言以此特對之對曰死罪病帝賜之劍縮曰先帝賜

臣劍凡六不敢奉詔帝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施讀曰移言劍者人所好故多數移易資換之也又一云施讀曰貶貶延也縮曰具在帝

使取六劍劍常盛末嘗服也盛謂在弣室之中也

後漢張純為五官中郎將光武甚重一日或數四引

見

何湯為虎賁中郎將光武常嘆曰糾糾武夫公侯干

城何湯之謂也

江革為五官中郎將每朝會章帝使虎賁扶持革及

進拜常目禮焉觀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

寵有殊

魏應為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章帝甚重之數進見

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召訓習

韓詩拜左中郎將章帝嘉其善學恩寵甚重出拜陳

留太守賜帝劍錢物

魏典帝為都尉引置左右將軍兵數百人常驍大帳

遷拔尉戰死太祖爲流涕募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遺
歸塋襄邑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拜
滿司馬引自近

許褚爲武衛將軍都督中郎軍宿衛禁兵李太和中
明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賞

宋蕭思話爲右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
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
相賞有松石間意

梁臧盾爲領軍將軍卒卽日高祖有詔舉哀贈侍中
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噐朝服一其衣一襲錢布各有

差謚曰忠

陳毛喜爲右衛將軍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
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疋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
遣負外散騎嘗侍杜緬圖其墓田宣帝親與緬案指
畫其見重如此

韋勰爲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閣驍騎之職舊領營兵
兼統宿衛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
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昇殿俠侍勰素有名望每大
事嘗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御將軍

後魏于洛牧大武時爲侍御中散有姿容善應對恭

慎小心帝甚加愛寵因名焉又爲侍御中散嘗在侍衛從征涼州旣平賜奴婢四十口轉監曹令

于烈爲司衛兼殿中尚書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年陸叡李冲等各賜全策許以有罪不死

楊津爲長水校尉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咸陽王禧謀反常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

同禧謀者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務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

遷驍騎將軍仍直閣于忠爲散騎常侍領左衛嘗因侍宴宣武賜之劔杖

舉酒屬忠曰卿世秉貞節故嘗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朕御劔杖相似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其出入周旋常以自防也忠頓首陳謝

北齊庫狄干魏正光初爲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里

隋元胃爲右衛大將軍高祖親顧益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胃下直帝令馳召之及胃見帝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每致禮焉

北齊書 卷之六 龍異

楊義臣秦國縣公崇之子也崇擊突厥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爵開皇中年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

宇文述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與蘇威等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煬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

李景為右衛大將軍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煬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

唐徐勣為右武侯大將軍高祖詔賜姓李氏宇文士

及為右衛大將軍甚見親顧每延入問中乙夜方出遇其歸沐太宗仍遣馳詔同列莫與為比

李文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文亮公敦懿其心誠善事每行夜自當丙夜遣郎將中郎將行甲乙丁戊等夜身先於人真將軍也

趙道興貞觀初遷左武侯中郎將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專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

姜確為左屯衛將軍轉蒙恩顧於玄武門宿衛及園苑之務皆以委之其屯營飛騎亦分隸於霍每有遊



幸卽領騎而從焉
獨孤遠貞觀初總領左廂六衛兵馬軍令嚴肅太后
大悅賜雜綵二百段
段志玄爲左驍衛大將軍樊國公改封褒國公後疾
篤輿駕臨問撫之流涕旣卒太宗爲發哀哭之甚痛
李多祚中宗神龍初爲右羽林將軍以定謀誅張易
之兄弟功進封遼陽郡王其年帝將有事于太廟特
令多祚與女國相王登輦夾侍當代榮之
田歸道除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歲餘卒贈輔國大
將軍追封原國公葬事官供甚厚中宗又親爲文以

祭之

臧希讓爲金吾衛大將軍骯髒好談時政屢以理體
上千公卿詔令集賢院待制

李觀爲龍武大將軍涇師叛觀時上直有衛兵千餘
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名
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
倚賴之賜封二百戶二子宏寓授八品京官

張萬福爲右金吾將軍德宗名見驚曰杜亞言卿昏
耄乃如是健耶詔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
度支籍口畜給具

費賂元光為金吾上將軍貞元三年七月賜元光姓
李氏更名元諒
郭縱為金吾將軍穆宗幸縱城南莊賜莊千匹縱遽
以其莊上獻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闕

冊府元龜

西極文翔鳳訂正

冊府元龜

豫章黃國琦較釋

冊府元龜

環衛部

忠節

剛正 謹慎

忠節

夫周衛之職典司禁旅晝夜警備執禦非違故止則
密奉皇闈出則環拱宸極皆妙揀才俊以資心膂故
有忠節奮發赤誠明著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

致若乃屬艱危之運變亂之時或密刺賊臣或力抗
凶豎義形於色視死如歸以至忠言激揚至誠感慨
為爪牙之寄貞威武之容上所以安君親下所以彰
功業孟子所謂忠者臣之高行諒在茲矣

漢鄧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景帝

入上林賈姬在側野彘入厠帝目都

動目以都

不行

帝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帝
還彘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繇此重都
後漢馮魴建武中為執金吾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

忠言多見納用

陰興為期門僕射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
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官

桓郁為越騎校尉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伍孚為越騎校尉忿董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
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背
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
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
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魏許褚為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持常從士徐他等

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等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吳丁奉爲左將軍景帝卽位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史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衆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獵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帝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

晉劉超爲左衛將軍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進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時飢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後王導出奔超與懷令康述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洩被害

宋沈演之爲中領軍時范曄爲太子詹事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擘尋事發伏誅
卜天興元嘉末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劭入事
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興不暇被甲
執乃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
天興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卽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
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
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興同出拒戰並死
卜伯與天興子也爲前將軍直閣領細仗主順帝昇
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
後周趙剛初爲魏閣內都督及孝武構隙剛密奉旨

東荆州刺史馬景昭未及發而齊神武已逼洛陽
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通和
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爲忠臣可
斬逆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關右
屬侯景逼穰城東荆灼人楊權等起兵應景以其衆
邀景昭於格
景昭戰敗 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荆
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關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
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副賫書申勅荆州剛
還報魔憐斬揚權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天
統初剛於霸上見文帝具陳關東情寔文帝嘉之封

陽邑縣子

蔡祐爲大將軍閔帝踐祚拜少保祐與尉遲綱共掌禁兵遽直殿省時帝任信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

隋董純爲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煬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元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

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待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郭榮爲左候衛將軍大業九年煬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遠離頓首陳讓辭情哀苦有感帝心於是拜爲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節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

李景爲右武衛大將軍景智畧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

涉帝曰公誠直大然我之梁棟也

趙才爲右候衛大將軍宇文化及之難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幸勿爲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

獨孤盛大業末爲左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刑勢大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弑

唐張鎮州仕隋爲屯衛將軍從煬帝江都於上江督運賊董道冲爲阻進擊破旣而蕭銑陷長沙宇文化及又作難鎮州爲煬帝發喪哭之甚慟哀感路人武士護武德中檢校右廂宿衛妻患危惓竟不請假出看先是士護在井鉞軍之日有兩兒患重以至於

沒亦不赴問但傷悼而已及妻死所司奏勅曰此人忠節有餘去年兒夭今日婦亡相去非遙未嘗言及遺身殉國舉無與比

敬君弘武德中爲驃騎將軍掌屯營兵於玄武門隱太子建成之誅也其餘黨馮立謝叔方率兵犯玄武門君弘挺身出戰其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當且觀變待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乃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並遇害太宗甚嗟賞之贈君弘左屯衛大將軍世衡右驍衛將軍

周範爲左衛將軍太宗幸九成宮常與房玄齡統留事範爲人嚴正有威所在之職人皆敬憚一心奉上至死不虧及至疾篤不肯出外竟終於內省與玄齡相抱而訣曰所恨不獲再奉聖顏若死而有知謹以幽魂奉衛官闕

薛仁貴爲右領軍郎將北門長上永徽五年車駕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枕叫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帝使謂仁貴曰賴卿得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賜御馬一匹

李安靜爲右衛將軍天授時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安

靜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及被收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以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誣構殺之
李多祚爲右羽林將軍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繫鐘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多祚泣而對曰嘗感大帝之恩死而無忘柬之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在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

室惟自公所使不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

田歸道爲右金吾將軍殿下監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將討張易之昌宗也遣使就案千騎歸道既先不預謀拒而不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有辭免令歸第中宗後嘉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

邢濟爲金吾將軍上元中日者朱融與嗣岐王珍交通珍儀表備如頗類玄宗遂誘中官六軍人同謀悖逆融謂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寇賊近更憑凌若何

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從之安能自脫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矣遂引珍見濟濟即日奏之並伏誅
令狐建爲左龍武軍使德宗避朱泚之亂出幸奉天建方習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德宗令爲後殿張萬福爲金吾將軍時裴延齡讒陸贄等坐貶德宗怒不解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

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官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福武人也年八十餘見此盛事自此名重天下
梁孫德昭爲右神策軍都指揮使光化三年唐昭宗爲闈宦所廢矯立德王時中外以權在禁闈莫能致討近潘朋附章表繼有至者丞相崔裔外與太祖申結輔佐之好內遣心腹密購忠直以事諭德昭者德昭感慨乃與本軍孫承誨軍從實二人奮發應命誓圖返正崔又割衣手筆以通其志天復元年正月一日未旦逆豎左軍容劉季述早入德昭伏甲要路俟

逗其前驅邀其輿而斬之孫承誨等於捕右軍容王仲先黨立昭宗於是崔喬奉迎御丹鳳樓率百辟待罪且泣即日議功以德昭為靜海軍節度使承誨邕州節度使從實容州節度使並同平章事周何福進少從軍以驍勇聞後唐同光節郭從謙以兵圍莊宗於大內福進時為宿衛軍拔獨出死力拒戰於內後明宗知而嘉之

剛正

環尹之職上法勾陳所以為王爪牙掌兵蘭錡非夫剛強不撓忠正特立則何以嚴恭宿衛徼巡兩漢以

來實重其選乃有持舉典法不避強族申明憲令務在首公風望凜然讜議確爾專司糾禁靡受私請嫉惡而言形慷慨喜善而意在激勸出入整肅中外悚憚斯寔靡畏於強禦無忝於任宦者矣

漢邳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貴倨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都獨先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甯成為中尉初邳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長安左右宗邑景帝召甯成為中尉其治邳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人皆懍恐

蓋寬饒為衛司馬先是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帝

為衛官繇

繇讀為徑同

使市買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以下行衛者

衛尉官屬也

衛尉私使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

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

尚書責問衛尉

繇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

書責衛尉不

繇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

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

天子為天子先道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

馬

楊惲為中郎將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

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轂

母將隆為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_二半送賢及帝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庫

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用度

皆出大司農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勞賜一出少

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

正路也

周賞為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後漢承宮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事得失論諂

切慤朝臣憚其節

馬防為執金吾性明嚴公正上事處義多用

魏崔琰為中尉毅姿高暢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

嚴憚焉

宋沈慶之爲領軍將士劉湛如之欲相引接謂之曰
卿在省年月久此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
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
顏延年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年好酒踈誕不能
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嘗云
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
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淋當作卿家史
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
後魏胡泥爲司衛監率勵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

叔孫侯頭應入直而關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
寵遂與諍高祖聞而嘉焉賜衣服一襲

于烈宣武帝時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相權重
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
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領軍但
知典掌禁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傳
烈言報禧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
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而答曰向者亦不道王非是
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繇遣私奴索官家羽
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惡烈剛直遂議出之乃

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北將軍常州刺史
 尉聿字成興性耿介孝明時為武衛將軍是時領軍
 元義秉權百僚莫不致敬而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
 平西將軍涼州刺史
 隋趙才煬帝時授左侯衛將軍俄遷右侯衛大將軍
 時帝每出巡幸才常為斤侯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
 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
 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
 蘭興俗仁壽大業中與賀蘭蕭俱為武侯將軍剛嚴
 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唐于百億為朝請大夫每掌徼巡精勤不倦凡糾訐
 不避強禦及太宗踐祚帝在武侯猶直不能容物見
 百寮有不整肅必面加詆辱或手自捶毆朝士莫不
 憚之
 田仁會麟德中庸右金吾將軍仁會強力疾惡晝夜
 巡警絲毫越法無不立發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
 貴賤咸畏憚之時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眾自云
 能令死者復生市里以為神明仁會驗其假佞奏請
 徙邊帝曰若死者不活便是罪過不可容也竟
 會所奏

裴譔建中初爲金吾將軍時德宗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附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譔列奏狀帝以爲不畏強禦累遣宣諭或謂譔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益之譔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大盛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讒讚陸贄等坐貶德宗怒未解諫議大夫陽城帥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當其宿直必通宵假寢太宗勞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張延師以軍功累遷左右衛將軍檢校司羽林軍封范陽郡公典羽林屯兵前後二十餘年廉謹周慎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

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爲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見稱前後宿衛向四十年時人比之金日磾吳湊章敬皇后弟代宗大曆中爲金吾將軍湊小心廉謹識智周敏每承顧問偏見信任

孔子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富哉言乎

漢王溫舒為中尉多誥善事有執音世者即無執視之

如奴有執家雖有姦淫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

辱謂不居權要之職者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動大豪弄法而巧為猾

下戶之役猾者用詆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也

平羊琇為中護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然常慕勝已

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時能賑恤選用多

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為

其致節不惜軀命

高潛為右衛將軍放佚無檢與殿省小人交通及父

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

隋元胄高祖時為右衛大將軍房陵王之廢也胄預

其謀帝正窮治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

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

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言激怒帝帝遂誅旻

賜胄帛一千疋

郭衍煬帝大業初為左武衛大將軍能揣上意阿諛

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

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

其孝順

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官掖繇是帝彌悅焉

唐劉希暹出自戎伍有膂力形貌充偉以騎射聞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爲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候與神策兵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白志貞德宗建中年爲神策軍使善候伺上意言必聽從

嗣號王則之貞元中爲左金吾大將軍性貪恠又旨伺察苛細以聞人皆畏之

李道古憲宗元和末爲金吾將軍邪險百端以求寵進日持朝臣陰事構於皇甫鑄信而狎之士君子頗憂其得志穆宗初與鑄俱敗

遷黜

先王設環列之職以法守勾陳制刑罰之威以象乎震曜况夫官備宿衛晝夜是司親近官關秉執榮戟固宜警戒所闕淑慎爾身豈有不思其憂遐棄厥職廣納賂賂恣爲奢豪吏議有歸咎將誰執自貽憲法

良可悼哉

漢王嘉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

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滂戶之

魏楊俊為中尉太祖征漢中魏颯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大祖遠耶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

宋劉懷慎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衛鞏轂坐府內相殺免官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一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南齊到擢為右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擢問訊不循民敬為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

張欣泰為直閣步兵校尉領羽林監從從車駕出新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楸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虔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貴除兵部員郎

唐李邕爲右金吾衛將軍先天二年十月玄宗講武於驪山給事中唐紹以失軍容將斬之上旣怒唐紹左右猶望寬之會邕遽請宣勅遂斬之時人皆痛惜紹而深咎於邕等尋有制罷邕官邕以是遂擯廢終身

自志貞爲神策軍使建中四年頻發兵東討戰卒城役殆盡都不奏聞所存者沽販之徒又皆在沛里涇師之叛兇徒犯闕禁中無以禦寇鑿輿遷幸賊黨得以陸梁職志貞之繇也及扈蹕奉天猶加禮部尚書無幾朝臣頻有論其敗謀者物議紛然繇是貶開州

別駕

李建徽爲左神武大將軍貞元三年以其妻柳州與部國公主交往也改作驍衛大將軍

張或爲左金吾大將軍元和二年坐補吏受賂改太子詹事致仕

尹慎爲右金吾大將軍元和五年以錢三十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中節度從直恐事泄奏之上怒入其賊一千五百萬仍黜爲右衛將軍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孫璿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元和六年坐與弓箭庫劉

希先交通賂希先錢二十萬以求方鎮改右衛將軍
張志和為左神策軍繫毬將寶曆元年因侍宴被酒
乖禮杖八十流豐州家屬配掖庭
李甚為右龍武大將軍甚西平王晟之子無他材能
以功勳家累官至庫使沉湎於戲色恣為奢侈積至
累千萬至是以子貸迴鶻錢一萬一千四百貫不價
為迴鶻所訴貶宣州別駕
梁寇彥卿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日過天津
橋有老人悞衝其前駢導者排之落橋而斃為御史
府所彈太祖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

虐害

西漢已降環列之職重矣專總衛兵叅決庶獄乃有
殘忍之類恣其凶蠹之性以暴殄為稱職以苛刻為
無私毒痛平民甚於猛虎威虐庶僕酷如秋荼和氣
用傷仁政斯缺王者所以屏四惡者其以是夫
漢邳都為中尉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
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
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
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切臨江王
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刀所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版故必用刀焉而都禁
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予臨江王
伺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

既得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
謂構成其罪也中都免歸家竇成以請者事景帝為
竹中反次下亦同郎猶賊任威為中尉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
豪傑人皆備恐

杜周為執金吾逐捕桑洪羊衛皇后曰此弟子深刻
武帝以為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

尹齊為中尉齊初以力筆吏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
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嚴甚於竇
成帝以為能故拜中尉

王溫舒為中尉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

大氏大
歸也靡

碎也氏丁禮

反靡武皮反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

言其殘
暴之甚

也非有
人情者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仗有執者為遊

嚴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隋段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
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
至千數時有識者歎之

唐劉希暹初以騎射得入神策軍典領禁兵時魚朝
恩專掌神策兵希暹屢陳武略又善候朝恩意甚為
朝恩親信累遷太僕卿充神策軍都虞侯與神策兵
馬使王駕鶴同掌軍務累封希暹為徐國公又進封

為交河郡王希暹以為虞侯之任合主不法遂諷朝恩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凶惡不逞之徒役使之捕坊城內富人誣以違法掩置獄中忍害拷訊錄其家產盡沒之仍分賞捕者或有選舉士財貨稍殷客於店肆遇橫死者非一坊市人苦之謂為入地牢捕者之帥有賈明觀尤兇蠹以屢擒得人財產大獲希暹掌兵地在禁密人無所訴魚朝恩縱之繇也及朝恩誅上以希暹掌重戎旅一切寬宥加希暹兼御史中丞依前都虞侯希暹以素志非順慮不見容常自疑懼與王駕鶴聯職希暹詞多不遜駕鶴淳謹上嘗信任

之至是以希暹語聞乃寘于法

賈明觀本萬年捕城之小獬也事劉希暹恣行兇惡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誅宰臣元載受明觀姦謀潛容之特奏令江西救方明觀既出城內百姓萬餘人聚於城門懷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志載聞之特遣所繇吏擁百姓入城繇是獲免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環衛部

卷之二十一

